

卷
天

丹溪心法

上承考亭朱乎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

而從之者七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
道而唯使是尚不亦或子乃摠衣往事焉先生之年
蓋已三十六矣公為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
之微先生聞之自悔昔之沉冥顛隳汗下如雨由是
日有所悟心肩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朋坐至
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疎豪歸於粹夷
理欲之闕誠偽之限嚴辨雍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
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歲堂
實興先生應書秋
闡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學痛
利義歎曰不仁

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己之政以達於鄉
黨州閭寧非仕乎先是府君置祭田三十餘畝合為
一區嗣人遞司禱事以陳時薦然有恒祭而無恒所
先生乃即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于楹以奉先世神
主歲時行事復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少長咸
在執事有恪深衣大帶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於
禮適意亭者府君所造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弗
忍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姓肄習其中包銀之
不下州縣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民
莫敢與辨先生所居里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生

自臨之曰此非常法君不愛頭乎先生咲曰守為官
頭固當惜民不愛也此害將毒子孫必欲多及民願
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有暴丞好諂瀆
鬼神欲脩岱宗祠以徼福懼先生莫已與以言嘗之
曰人之生死嶽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敢于令先生
曰吾受命于天何庸媚土偶為生死計耶且嶽神無
知則已使其有知當此儉歲民食糠覈不飽能振吾
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罷其嶽役無藝胥史高下
其手以為民奸先生集同里之人謂曰有田則科徭
隨之君等入胥史餽而護相傾非築之也宜相率

以義繫其力之胸臆其意若曰官書下相
依如父子議事必先集若苛斂之至先生即以身前
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為之損裁縣大夫勸耕于鄉將
有要於民先生思其臨境邪幅屢往迎于道左大
夫驚曰先生何事乃尔耶先生曰民有役于官禮固
應尔大夫曰勸耕善乎先生曰私由不煩官勸第公
田生青芻耳是時至田賦重種戶多逃亡故先生以
此為風大夫一咲而去鄉有蜀墅塘周圍凡三千六
百妾慨而至於六千畝而羸提壞而水竭數以旱告先
生倡民興築置坊庸鑿空一竇時其淺深而舒洩之

民食其利後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壞先生命再從子
潭力任其事以嗣其成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先生
必盡必為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虛歐小民幾
斃又貫鍼鮪腹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鞠問當其子父
皆死先生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人可償尔二子從
父之令宜從未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從先
生議張甲行小徑中適李乙荷任詭來幾中甲目甲
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又有九十之親先生
曰貫甲罪則廢法狗法甲必瘦死親無以養亦死乙
屍暴於道孰為減斃之不若使竟其葬殮且慰其親徐

來歸獄服中刑耳或曰甲或逃柰何先生曰若以誠
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先生言後會赦免細民有斬先
生丘木者先生訊之民弗服先生聞于縣將逮之人
交讓民曰汝柰何犯仁人耶民曰計將安出人曰先
生長者也急昇木還之當爾貸民從之先生果寘而
不問先生客吳妙湛院尼刻木作人形以為厭蠱館
密陳庚得之欲發其事尼懼甚先生知之以計給陳
出碎其冰刻陳歸怒且詈先生徐曰君乃士人獲此
聲於吳楚間甚非君利儻之金吾財可通用勿憂也
尼後輦金帛為謝先生叱而去方獄重臣及廉訪使

者聞先生名無不願見既見無不欲交章推荐先生
皆力辭唯民瘼更弊必再三感額告之不啻親受其
病者覃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禮之
衆或不樂競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君盛舉諸公
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隔耶皆慚不能
退初先生壯齡時以母夫人病脾頗習醫後益研礪
之且曰吾既窮而在下澤不能至遠其可遠者非醫
將安務乎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一百
九十七方先生獨疑之云用藥如待衡隨物重輕而
為前却古方新證安能相值乎於是尋師而討其說

波濤江走吳又走宛陵走建業皆不能得復回武林
有以羅司徒知悌為告者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表
人精於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於李杲張從
正二家然性倨甚先生謂焉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
益堅曰拱立於其門大風雨不易或告羅曰此朱彥
修也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將議君後矣羅遽脩容
見之一見如故交為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
而溫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祕者兼之長沙
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
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先生聞之夙

疑為之釋然學成而歸鄉之諸醫始皆大驚中而笑
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願為弟子四方以疾迎候者
無虛曰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僕夫
告痛先生諭之曰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窶人
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備其困阨無告者不待其招注
藥往起之雖百里之遠弗^憚也江浙省臣往討闕冠
深入瘴地遂以病還錢塘將北歸先生脉之曰二十
日死使道經三衢時召吾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之
也如期卒於姑蘇驛權貴人以徵疾來召危坐中庭
列三品儀衛於左右先生脉已不善而出或追問之

先生曰三月後當為鬼猶有時氣耶及死其家神先生之醫載粟為壽先生辭之一少年病熱雨慄火亦不能自禁躁走于庭將蹈河先生曰此陰証也製附子湯飲之衆為之吐舌飲已其疾如失先生治療其神中若此甚多門人類証有書茲不詳載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群雙目有小大輪日出明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親炙之談言有精魄金鏘錢鏗使人側皆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夔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厲反覆不厭故其教人也既易知精

明強弱皆獲其心老者則愛慈祥幼者則樂恭順莫
不皆知忠信之為美固未能一變至道去泰去甚有
足觀者或有小過深掩密覆唯恐先生之知凡先生
杖屨所臨人隨而化浦陽鄭太和十世同居先生為
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婚喪祭之禮每咨於先生
而後定蓋先生之學稽諸載籍一以躬行為本以一
心周天地之大以耳目為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
一致夜寐即平晝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汲汲孜孜
耄而彌篤每見誇多鬪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
終身行之弗盡矣以為多至於拈英摘豔之辭尤不

樂顧且以吾道蝨賊目之及自為文率以理為宗非
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論也居室垣墉敦尚儉朴服
御唯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藜羹糗飯安之如入球或
在豪大姓家當其肆筵設席水陸之羞交錯於前先
生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脩苦節能為人之所不
能為而於世上所悅者澹然無所嗜惟欲聞人之善
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為世勸遇有不順軌則者必
誨其改事有難處者又導之以其方晚年識見尤卓
嘗自括蒼還道過永康謂人曰青田之民嚚悍若此
法弛令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為亂已而果然又嘗

告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甚垂髫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盡力善以廷其胤乎時方承平聞者咸笑先生之迂言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烟火動百餘里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凡七種微文奧義多發前人之所未明先生嘗曰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述獨志於醫為多先生生於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至正戊戌

六月二十四日瀕卒無他言獨呼嗣汜謂曰醫學亦難矣汝謹識之言訖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戚氏道一書院山長象祖之女先三十五年卒子男二嗣衍玉汝嗣衍亦先三年卒女四適傅似翁蔣長源呂文忠張思忠孫男一文梏女二一適丁榆一尚幼其年十一月日始葬先生于某山之原卒後之五月也先生所居曰丹溪學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稱之曰丹溪先生云夫自學術不明于天下亢聖賢防範人心維持世道之書徃徃割裂撫拾組織成章流為諱世取寵之具間有注意遺經似若可尚又膠

於訓話之間異同紛拏有如聚訟其視身心皆藐然
若不相關此其知識反出於不學庸人之下於戲秦
漢以來則或然矣然而靈豸不鳴孽狐之妖弗息黃
鍾不奏瓦缶之音日甚天開文運濂洛奮興遠明凡
聖之緒流者遏而止之膠者釋而通之一期闡廓其
昏翳挽回其精明而後已至其相傳唯考亭集厥大
成而考亭之傳又唯金華之四賢續其世胤之正如
印印泥不差毫末此所以輝連景接而芳猷允著也
先生少負任俠之氣不少屈撓及聞道德性命之說
遽變之而為剛毅所以局量弘而載任重寤寐先哲

唯曰不足民吾同胞之念須臾莫忘雖其力或弗支
苟遇惠利少足以濡物必委蛇周旋求盡其心應接
之際又因人心感發之機而施仁義之訓觸類而長
開物成化所謂風雨霜露無非君子之教者要亦不
可誣也致思於醫亦能搜隱抉秘倡期南方之絕學
嬰疾之家倚以為命先生一布衣耳其澤物有如此
者使其得位於朝以行其道則夫明効大驗又將有
如哉嗚呼先生已矣其山峙淵澄之色并潔石貞之
操與其不可傳者弗能即矣徒用其遺行而誦言之
見聞不博惡能得十一於千百之間哉雖然舍是又